

平凡铸丰碑 丹心照山河

——电视剧《太行谣》的精神力量

□张炜生

由我市作者王庆云历时九年打磨、四易其稿创作的电视剧本《太行奶娘》，更名改编为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《太行谣》，于5月26日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热播，迅速引发广泛社会反响，原著编剧王庆云也受到大众关注。

《太行谣》扎根烽火岁月，以左权县(原辽县)真实发生的“太行奶娘”英雄故事为创作根基。剧集以妇救会主任王三萍等普通乡村女性的蜕变成长为主线，生动描摹出民族危亡之际，太行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奋勇抗争的壮阔图景。身处炮火连天的年代，当地妇女挣脱封建桎梏，以柔弱身躯扛起千斤重担，冒着枪林弹雨悉心哺育八路军后代，用血脉相连的温情缔结下军民生死与共的鱼水情谊。整部作品深度诠释太行精神的内核，让革命信仰在光影中熠熠生辉。全剧实景拍摄于左权山野密洞、古村落，一砖一瓦皆是岁月印记，一草一木尽显乡土风情，原汁原味复刻出峥嵘年代的人间百态，让远去的烽火岁月清晰重现于荧屏之上。为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创新了表达范式，赋予太行抗战故事鲜活的时代价值。

平民叙事落笔，还原抗战真实底色

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立身之本，更是其传递精神力量、直击人心的核心关键。当下多数抗战剧集陷入套路化、戏剧化的创作误区，脱离真实历史语境，悬浮且失真。而《太行谣》跳出固有创作桎梏，深耕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民间抗战史实，聚焦抗战相持阶段悲壮质朴、鲜为人知的平民革命记忆，让革命叙事扎根乡土、回归真实。

抗战相持阶段，日军对华北太行根据地推行残酷的“三光政策”，疯狂扫荡屠杀、焚毁村落乡野，让根据地陷入绝境。前线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、保家卫国，无暇照料年幼的子女，大批革命后代孤苦无依，时刻面临迫害与流离的风险。家国危亡之际，太行山下的普通乡村女性挺身而出，凭着骨子里的善良、骨气与勇气，顶着炮火利刃，冒着株连丧命的巨大风险，自发哺育革命后代、悉心救治伤病战士，默默扛起敌后根据地的后勤重任，筑起抗战后方最温暖、最坚固的生命防线，书写了太行抗战最纯粹、最动人的民间篇章。

王三萍是旧时代太行山区底层妇女的典型缩影，半生被封建礼教束缚、被乱世苦难磋磨、被世俗偏见裹挟。封建桎梏、男权压迫、家境贫寒，构成了她前半生的人生底色。她们无法主宰自身命运，终生困于乡土家庭，在苦难中隐忍求生，在困顿中艰难支撑。八路军进驻太行，革命思想浸润山野，成为王三萍与一众乡村女性的命运转折点。山河破碎的乱世危局，让饱经磨难的她们挣脱小我苦难，放下个人恩怨。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，她们冲破封建枷锁、打破认知局限，从逆来顺受、安于现状的旧式农妇，逐步成长为心怀大义、挺身而出的家国守护者。剧集以小见大、以人写史，深刻印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少数英雄的独角戏，而是亿万普通百姓同心同德、以身赴义的集体壮举，无数平凡微光汇聚成炬，照亮了民族救亡图存的前路。

柔肩扛起重担，雕琢巾帼英雄群像

《太行谣》将太行乡村女性作为叙事核心，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、有情有

义、有胆有识，兼具凡人私情与家国大义的女性群像，让烽火岁月中坚韧磅礴的女性力量立体鲜活地绽放荧幕，填补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叙事的空白。

主角王三萍的人物塑造兼具烟火温度与精神高度，完整的人物弧光极具感染力。前期的她善良隐忍、胆小怯懦，恪守乡土本分，习惯逆来顺受，带着底层小人物的朴素与卑微。遭遇婚姻破碎、家道绝境，她也曾绝望迷茫、无助落泪，尽显普通人的真实脆弱。但深重的苦难从未磨灭她骨子里的善良与坚韧，绝境困境从未消解她心底的良知。当战火席卷故土，革命事业亟需支援，无辜孩童身陷绝境，王三萍彻底突破自我桎梏，完成了灵魂的蜕变升华。

她主动加入妇救会，奔走乡野街巷，带头缝制军鞋、筹集粮草、救治伤员、传递情报、掩护革命同志。在日军疯狂扫荡、白色恐怖笼罩太行的至暗时刻，她不惧生死，秘密收养八路军后代，以母爱为铠甲、以性命为屏障，誓死守护革命火种，承载着巍巍太行的不屈风骨，寄托着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，凝聚着民族不灭、希望永存的坚定信仰。

为守护这份革命希望，王三萍舍弃安稳生活、放下个人荣辱，不惧日军威逼、汉奸陷害、乡邻误解、生活清贫，始终初心不改、矢志坚守。从隐忍求生的底层妇人，到无私奉献的太行母亲，再到信仰坚定的革命追随者，王三萍的蜕变层层递进、真实落地，让平凡人的伟大拥有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。

除核心主角外，剧集刻画的太行女性群像风骨各异、鲜活立体。这群普通女性中，有挣脱世俗束缚、追逐革命信仰的少女，有舍小家为大家、倾力支援前线的农妇，有深明大义、守护乡邻的长者。她们皆是山野平民，有常人的私心与怯懦，面对炮火硝烟也曾惶恐退缩。但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她们冲破人性桎梏，挣脱世俗束缚，以最朴素的家国情怀，义无反顾投身后方抗战事业。

剧集摒弃脸谱化的人物塑造，真实还原乱世人性百态，剧中既有大义报国的淳朴乡民，也有自私自保的平庸者，更有卖国求荣的汉奸小人。善恶交织、利弊博弈的人性刻画，让剧情更贴合历史真相，也更凸显出太行女性坚守的赤诚与奉献的纯粹。这群无名平凡的太行母亲，是乱世最温柔的力量，更是民族最坚韧的脊梁，生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、平凡亦能铸伟大的深刻内涵。

温情悲壮相融，匠心诠释赤诚信仰

一段时间以来，抗战题材剧集质量良莠不齐，部分作品为博取流量，刻意堆砌猎奇剧情、神化英雄人设，放大戏剧冲突，脱离历史现实，消解了革命历史的庄重厚重。《太行谣》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底色，以温润、沉稳、厚重的叙事风格，平衡了战争的残酷悲壮与人性的温暖纯粹，尽显主流革命剧集的创作匠心。

剧集不刻意煽情、不强行催泪、不刻意拔高立意，却在细碎的生活细节、朴素的人性抉择、无声的坚守付出中迸发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，让观众在共情人物命运的同时，深刻体会革命岁月的艰辛与和平生活的可贵。在情感表达上，剧集实现了小我私情与家国大爱的完美交融。剧中既有真挚的



手足情、邻里情、乡亲之情，更有厚重的军民情、家国情。王三萍对亲人的不离不弃、对幼童的无私哺育、对乡邻的赤诚善良，太行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，军民之间的生死相依，无数温情细节温柔了残酷的烽火岁月，为冰冷的战争史注入了滚烫的人性温度。

而日军扫荡的残暴、村落焚毁的惨烈、百姓流离的苦难、仁人志士的舍身赴义，又时刻警醒观众，山河安宁绝非天赐，皆因先辈负重前行。温情治愈悲壮，悲壮升华温情，双重情感交织碰撞，让剧集立意更为深远。

此外，剧集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叙事，深度挖掘乱世背景下的人性博弈。战争不仅是国力、军队的较量，更是人性善恶、初心坚守的考验。乱世浮沉中，有人舍生取义、坚守本心，有人贪生怕死、背叛家国，有人冷眼旁观、明哲保身。多元立体的人性刻画，打破了主旋律作品的刻板框架，贴合历史与人性本质，让革命叙事更具深度与说服力。

解码太行精神，传承不息时代力量

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太行大地孕育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曾经有人对太行精神的认知，多局限于八路军将士的沙场浴血与精英先辈的奋斗担当。而《太行谣》最核心的创作价值，便是深度挖掘并生动诠释了太行精神扎根乡土、源于人民的平民底色。

《太行谣》再次告诉世人，太行精神是千千万万太行儿女以苦难磨砺初心、以坚守铸就风骨、以生命传承信仰的集体精神，是深植太行热土、流淌百姓血脉的精神脊梁。剧中的太行母亲，不通晓深奥的革命理论，却深谙家国大义；不熟悉革命纲领，却心怀赤诚本心。民族危亡之际，她们凭良知立身、凭骨气守家、凭初心报国。缺衣少食、朝不保夕，仍倾尽所有哺育革命幼苗；炮火环绕、生死难料，仍义无反顾守护革命火种。不怕牺牲、不畏艰险，百折不挠、无私奉献，她们以平凡一生，完美诠释了太行精神的核心内涵。

《太行谣》以质朴的故事、真实的坚守、纯粹的大爱，完成了一场温柔而深刻的精神洗礼。太行深山的烽火硝烟虽已散尽，但太行儿女的赤诚风骨、太行母亲的无私大爱、生生不息的太行精神，跨越八十余载岁月，依旧熠熠生辉、震撼人心。剧集娓娓道来的时代真谛发人深省：今日的国泰民安、山河无恙，是无数平凡先辈以血肉之躯换来的盛世太平；家国大爱从不是空洞的宏大口号，而是普通人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、平凡岁月中的坚守担当。这部诚意之作，让太行精神扎根百姓心底，让太行风骨代代赓续，为新时代砥砺前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
火车上的流年

□李娟银

对于火车，我有一种特殊的情结。它承载过奔赴，也装满过离别；它伴随日月星辰，跨过晨昏昼夜；它曾带走牵挂，也曾送来重逢……这份情结，大抵是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狂喜，也可能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恣意。每一次的出发与抵达，都是心底割舍不下的温柔念想。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极少有出门的机会。一次，母亲要去市里给我们买过年的新衣新鞋，我撒泼打滚、死乞白赖，好不容易才求得母亲同意让我跟着去，我心花怒放。当我们路过天桥，看见一列列满载着乘客或是货物的火车，鸣着长长的汽笛、顶上冒着浓浓的黑烟、轰隆隆地地从桥下穿行而过时，我小小的心儿震颤了。趴在栏杆上看着远去的列车，我的心也跟随着高速滚动的车轮驶向了远方。

第一次坐绿皮火车，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。那年，母亲要带我们去省城看望父亲，我心里欢喜不已。出发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便喊我起床，穿衣、吃饭，然后出门。我们坐上那辆老旧的公共汽车，不知摇晃了多久，才到了阳泉火车站。车站位于德胜街北侧天桥附近，候车室里人头攒动，黑压压一片。那些年，人们外出打工、上学读书、过年回家，大多乘坐绿皮火车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，南下打工的人特别多，一票难求，逢年过节更是如此。许多人连夜排队，排了半天也未必能买到票。若是买到站票，不管多远，全程只能站着，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。

上车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乘客都是大包小包，肩扛手提，拖儿带女，一拥而上，把车厢门堵了个水泄不通。有的人干脆把行李从窗户扔进去，自己再挤上车；还有的身手敏捷，直接翻窗而入；大多数人则挤在门口，大呼小叫，乱成一团。好不容易挤上车，车厢里也是人声鼎沸，嘈杂声、喊叫声、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，行李架上、过道里、座位下，到处塞满了东西。火车的座位是连在一起的长椅，一排能坐三四个人，两排座位面对面，中间有一张临窗的小桌子，供乘客放零食。大家嗑着瓜子、削着苹果，打发难熬的漫长时光。列车员推着小车，一边叫卖饮料小吃，一边在拥挤的过道里艰难穿行……

从清晨到黄昏，从山川到平原，从小山村的点点灯光到城市里的万家灯火，火车就像一头不堪重负的老牛，“呼哧、呼哧”喘着粗气一路前行。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随着一声汽笛长鸣，火车缓缓驶进站台。等我们下了车，回头望去，列车已经启动，驶向下一站。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——目标再远，总会到达；火车再慢，终在前行。人生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多年以后，随着火车站的搬迁，旧火车站一下子冷清下来，不复往日繁华。那年假期，我与朋友相约去西安游玩，提前在网上购票，掐着点儿赶上了去往西安的特快列车。橘红色的崭新车厢，外形高端豪华，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。里面的行李架、座椅和地面都很干净整洁，卧铺采用半包式设计，配有防滑台阶和固定把手，安全又舒适。车厢里人们很安静，有的看手机，有的读报纸，有的吃零食，也有的小声交谈，远不是多年前嘈杂喧闹的场景。我坐在临窗的座位上，列车呼啸而过，掀起的衣角似乎要被气流卷入疾驰的漩涡。阳光照耀下的渭河光影变幻、云水相映。从金戈铁马到盛世繁华，从筚路蓝缕到花团锦簇，浓缩了苦难与心酸，寄托了奋进与执着。我仿佛看见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新旧交替、气象万千。

2020年冬天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要去西南大学进行为期七天的“充电”学习。我们集体乘坐大巴先到太原南站，然后转乘高铁。列车呼啸着冲出站台，风驰电掣，一条条山川、一道道沟壑、一片片萧条肃杀的北方冬色，都被抛在身后。列车迎着霞光，经过丛林，驰过高山，在辽阔的大地上奔驰。沿途经过的每一个村庄、每一条河流、每一盏背后亮起的灯光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；车上的人来自四面八方、去往天南海北，神色不同，心情各异。重庆四面环山，高峻险峭，自古交通不便。李白曾用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来形容巴蜀地区的道路艰险；这位名满天下的谪仙人，面对绮丽峥嵘、突兀陡峭的山川时，也发出过“见说蚕从路，崎岖不易行”的感叹。而今天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高铁列车疾驰而过，“天堑变通途”。

时光很近，远方很远。绿皮车、空调车、高铁、飞机……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推动着交通工具的跨越式发展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而今，高铁更是成了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，享誉世界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无意聚散，不问喜悲，人生本就是一场诗意的旅行；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，四序悠然，安暖相依。闲暇的时候，不妨背起行囊，游遍大好河山，去奔赴一场灵魂与人间烟火的美丽邂逅。

